

緣來

如此話慈航

慈航淨院點滴回憶 • 釋淨達



依稀回憶1975年約三十年前，飛機降落啟德機場跑道後，聽到雨水不斷輕快的打拍著機身。當時我的反應是：「糟糕！雨傘呢？不用擔心！不是有三位長老說來接我的機嗎？等她們操心吧！」

離開了出入境檢查站，步出接機堂，果然見到瑞通師傅、瑞行師傅、瑞靈師傅，三位長老身穿著雨衣，手握住雨傘，在接機大堂等候。此時此刻，感恩之心充沛著我：「要勞動三位長老來接機，實在不敢當！實在感恩！」

由啟德機場通往沙田慈航淨院，交通暢順，車程只須二十五分鐘。在路途上，腦海裡盡浮現兩個問號：「沙田是什麼地方？慈航是怎麼樣的佛寺？」

計程車由九龍區風馳電掣經過大埔道的石梨貝蓄水庫後，進入沙田大圍時，由焦黑瀝青所覆蓋的車路，漸轉變為黃褐色沙塵滾滾的名副其實的「馬路」。她們告訴我：「招租計程車，不時遭到司機拒載，是因為馬路的泥坑和石頭會損壞他們的車胎。」

我再加多一個原因：「車子在顛簸的路上走，我也覺得苦了臀部，何況司機先生有痔瘡的，更加不願意去沙田了。」

當車子經過顛簸黃路朝著慈航方向走近，我所看到的沙田是一片大田野，不見人影。遠望就是山脈連環，不折不扣的青山綠田，空氣清新。站立路旁的屋子是由木板和鐵皮所搭建，居住著的花農與菜農則寥寥可數。

記得某年的冬天，我跟隨她們到田園去，田園的一邊種植著劍蘭花和菊花，另一邊則種植著西洋菜。那時候的沙田比現在寒冷得多，而且霧氣迷濛，在田園間裡的我猶如在仙境，身心非常舒暢。這種感覺隨著沙田的發展成城市，也隨著消逝了。

車子逼近目的地時，我的心也跟著忐忑不安：「哎呀！我怎麼跑進一個山野之地，遲早是變成山林隱士嗎？」「車公廟到了！」司機先生的喊聲打斷了我的思潮。「什麼車公廟呀？是慈航淨院！」我回應說。長老們則一起喧嚷說：「對！對！車公廟！下車！」莫名其妙下了車：「車公廟在那兒？」



緣來

如此話慈航

慈航淨院點滴回憶 • 釋淨達

原來是一座背靠山，座落於山腳下，一百多年來被香煙熏得黑黝黝的矮小廟，一座不起眼的小廟，然而香火鼎盛，難怪計程車司機



只認識車公廟。小廟前面的對開處，有一個大水溝（就是現在政府停車場），溝水也是黑如墨汁並臭氣熏天。但是怪哉，水質惡劣的水溝，竟然有魚群在游著呢！

這裡順應一提，某日我從外面趕回慈航時，剛好下著大雨，本來是急著前往跑進客堂。欸…？腳下有成千過萬密密麻麻

聯群結隊的黑小物，它們正在競爭向上爬！是什麼呀？

彎腰一看，原來是剛成的形的小青蛙。這一刻，我忘卻



了避雨，目瞪口呆看著它們一步一步的朝著大雄寶殿方向跳上去。實在難以置信，我正巧遇小青蛙們由大溝池遷徙至佛殿對開的草地上，草地竟然成為小青蛙的棲身處所！怪不得夜闌人靜時，交響樂團不斷奏出難以入眠的樂章。導致我也得摸黑下樓，也高歌一曲以抗衡之。

「慈航淨院在哪兒？」抬頭向上望，樸實素色的建築物映入了我的眼簾，一座不折不扣的鄉村廟，我就是在這座有八個十年頭久的鄉村式建築裡，度過了二十餘歲月。追溯初衷，我根本沒有考慮要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正因為得到幾位長者的囑咐（智通法師、智海法師、瑞融法師、慧瑩法師等人），加上因緣和合，弘法事業能延續至今。在這裡，我得對她們說聲：「感恩！」

佛法說因緣不可思議，機緣是可遇不可求的，誠然非虛！

慈航在這幾十年頭裡，見證了沙田這塊盆地的大轉變。青翠環山依然如故，可是高樓大廈卻成為這塊大田野的屏風，幾乎遮掩了環山景色的收視率，真無奈呀！

據稱，發展獅子山隧道和沙田大圍政府廉價屋宇時，城市規劃原本考慮隧道直通車公廟與慈航現有位置，就因遭到原居民的反對，所以政府作些改動，因此車公廟和慈航得免以拆遷命運。

緣來

如此話慈航

慈航淨院點滴回憶 ● 釋淨達

以下資料是公元二千年，我在志蓮淨苑訪問瑞融法師有關慈航淨院緣起，長老慈悲允許而提供的點滴資料。

慈航淨院緣起略述

宏願恩師



釋宏願法師創立慈航淨院於1914年，同時也是廣州如來庵的創辦人。

淨院座落於沙田大圍一座山腳下與車公廟為鄰。其前身是一所小小的鄉材屋，由宏願法師向一位姓劉的村民購得，是典型的磚身瓦舍，缺乏窗戶，所以非常黑暗。法師把小廳當作佛殿，由於空氣不流通，每天虔禱早晚課時都汗流浹背。

法師後來將淨院託付給弟子智林法師管理，而當時的出家眾有智常、智海、瑞行、瑞融、瑞靈等法師；之後有瑞通、瑞覺、瑞寬、瑞祥、瑞賢、瑞如、瑞洪等法師，在家居士有亞荷，亞馮，五姑等人，也加入為住眾。

建大雄寶殿

智林恩師



宏願法師圓寂後，智林法師為了完成師傅的願望，發心於本址建造大雄寶殿。為了籌募建築費，法師帶同弟子瑞通到星加坡籌化得坡幣約六千元。

當時用一百元購得第一塊地（一元可購得四尺地），而承建商估價大雄寶殿的建築費用約六千元，因此籌化所得的款項是足夠給予建築費用。

法師們初時籌劃整平一小塊地皮，先把佛殿建成，日後再籌經費建其他院舍的。那知地盤還未整妥，便來了一場颶風雨，把半山的泥土都沖了下來。

這樣一來，變成不單地盤擴大了，還要在已傾瀉的山坡加築石壁，即是護土牆，才能建佛殿。為了安全，護土牆的建築需要大塊花崗石橫插深入土裡十尺，導致大部分的建築費都藏在護土牆裡了，建築師為此而感到可惜。由於超出預算頗大，工程的進度當然很慢，如是建建停停，護土牆經過約三、四年才能完成。護土牆完工後，又用了三四年才建成大雄寶殿、內壇、開關房及韋陀殿。可想而知，淨院屋宇的建築業，前後耗用了整整十年時光才功德圓滿。

艱苦日子

戰前的香港社會經濟頗為落後，居民生活普遍艱辛，寺院化緣很不容易。所以，淨院的十多位出家人和在家居士務須節衣縮食過日子。說到日常生活，不論是出家人，或在家居士，都集體

緣來

如此話慈航

慈航淨院點滴回憶 • 釋淨達

出動幹活，有的下田種菜，有的曬穀，有的打米，有的上山斫樹木，有的看牛等；為了節省一些建築費，也得到地盤裡幫忙撿石子。淨院的建成可不容易，有賴大眾的發大心與努力才能實現。

如是，在智林法師的領導下，院眾省吃儉用，辛勤工作，每次儲蓄夠了，就把小屋附近的耕地逐塊的買下來，還養了三頭牛幫助耕作。好的收成都賣出去，只留下次等的作自己食用。後來，耕地越買越多，寶同山上斜路全幅地，及現在新翠村一帶的耕地都屬於慈航淨院。當時政府為了發展新翠屋村而要求收回。其他院舍的興建，如講堂、祖堂、飯堂等卻由胡文虎先生發心興建。

當大雄寶殿和其他屋舍完全建造成後，隨即籌備開光。開光那天正當水泄不通，煙霧迷漫，大眾熱誠非常的時刻，卻傳來日軍入侵香港的消息。這時候，人心惶惶，很多來賓立刻趕回九龍與港島；來不及趕回內陸的，男眾法師與女眾法師們全部滯留在慈航。住眾人多了，也因食糧的問題，有人提出解散他們。

但是有愛護心的智林法師不為所動，堅決留住他們，坦言：「有粥吃粥，有飯吃飯，不得有分別心！」如是維持到戰後，法師們才逐漸離開淨院到別處弘法利生。據瑞融法師說，這段惶恐不安日子可不容易過呢！



為鄉童辦學校

智林法師有見及鄉童失學問題，所以於1954年，淨院開辦第一間慈航小學義學，而校舍是由胡文虎先生及胡文豹先生捐助興建的。於1982年淨院成功申請到由政府興建的新校舍在沙田圓洲角後，就把義學遷進新址。原先的義學物業則改為慈航幼稚園，而於2000年停辦。經兩年多的商議後，於3-7-02年淨院決定將該物業贈與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作為社會慈善用途。

又，於1989年在大埔開辦了佛教慈航智林紀念中學；於1986年在顯徑屋村開辦了佛教智林英文幼稚園。



淨院註冊為有限公司

當時，淨院內的一切日常運作，都是由當家師傅作主，例如產業的買賣。如果當家師不幸圓寂，所有寺產都會變成私人遺產。有見及此，瑞融法師提議淨院應成立為慈善有限公司，及至得到智林法師的慈允後，於1963淨院成功註冊為慈善機構。